



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士

儒有蓬在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

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

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除直慮切未也斯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

且旬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椒山在震澤中若在牖外所謂求仁

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

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莊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

揚仕楚而病王使聽之果作越吟

本見毛詩序群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聲去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

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兄伯華為銅鞮大夫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

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本作由字左昭十四

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

也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進退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於策書故羊舌氏之

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

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

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著書又字一本作言績文二字

何其典雅

應典并向

應羊舌氏之

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書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

遠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本切今將

浮遊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吉字

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先經以後經以六字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

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

賦行李遂抗手而別元注云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其熟其所為歌詩傳諫都中通數經

及群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崔鵬字于衛尉相門相與稱

丁重珍重之意溢于言表

汪洋

更婉

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妻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而又有是咸推讓

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妻君猶為白衣居

無室宇出無僮仰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

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廢飲食

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質音茂博易也或作質同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

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音虛又吁句切倫音俞俚將侯切莊子

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

道士言餌藥為壽求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

氣力強駛

得道士者不必若妻君之言又不能類妻君之文學不能一本

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著

百數十人今妻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

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

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

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去吏切妻君智可

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

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

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天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仇乎理外抗苦良切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也

若以農楊君者鮮矣

一本者字下有其字

御史中丞崔公

宋州刺傳而牛

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俟食

以一本日合

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

穿去聲

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

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

姑務達其旨而已

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

能來新

以為大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曹子師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師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

猶云先生也

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

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

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

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一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新

不費詞

策無所要
家有情

疏名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

是一作其

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
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大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
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事物無
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一有悉取向之
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
奇音音羈素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
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
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寡而嘗好斯文留
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将去余
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九疑下灘水灘力之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

知其還也黃鶴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雲師也馮音憑想
廉風伯也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賈景伯

文有無所損足核到起弄之狀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遊鄉
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
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遂於尚
書君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决也
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群子
昔之為文章者必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惰然
惜拖淫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道之還

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培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也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爲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遊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圖不能應懋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

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要伯高文禹錫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禹錫集有送僧方及南州柳負外詩夫豈負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等遊處又桑門釋道安自此至荆

畢竟是本色語
韓序虛極不足道也

雲代上加得
一謂字方來

捨伐驅錫
等語太台
掌

州與習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陵脩靜不覺過
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守桑門慧休姓湯氏與射靈運之孫謝超
宗來往與絕昭字
明遠俱善為詩

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

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

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

而秦人蒙利者益眾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代二州名靈山即五臺山與竺

乾鷲嶺角立相望潘云竺張六切乾音度西土天竺國鷲音就沸經靈鷲山乃佛聚徒說法處而往

解脫者潘云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各之解脫去去來

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

西土筏音代振鹿朔陞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

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兵部侍郎

以雅得治

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本無劉有安石之德逸少之

高齋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

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

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

飾政令緣俞消切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志薄

類也必有切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茂衣衾之贈

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躡迴一本作迴偉長德璉

之述作連音欽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豈擅重千祀哉庶欲

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

依雅多使事

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穹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枘章句徵文字潘云枘與折同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

與前卷之陵
吾獨有得之
白相子眉

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詳其人自孟州

洎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

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

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具舟來迎飾館而

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

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

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上一來

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

則和焉者將若君報之有雷一作群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

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些音紫余與浮圖遊些音紫

近龍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

謂送元十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許語合誠

樂之其於性情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

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

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

跖而賤季札由余乎李札吳王少子由非所謂甚名求實者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

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暗應以父子心
養而居

暗刺解

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

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入遊者非必能通其言

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

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潘云組音祖組者則舍

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

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

而君洎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

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

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朝老切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示儻

師居武陵高音浩武陵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曠持其詩

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

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無近字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

貴虛今元暲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

士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異終其心勤而為遠遠而

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作七篇咸言

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王子也徒見切又音但雖為訑縱意王子碎陋慢地雖為

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

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為高士為儒先一本下有生字一本下有賢字謂晉陶潛資

承其候釋

其後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

而後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丑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

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羅云上波木經之大莫極乎涅槃經一本作涅槃

乃結切釋氏有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双林樹下入般涅槃為女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

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濫舛誤舛切

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

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
悅三觀之理潘云觀古玩切圓覺經云三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三觀晝夜服習而
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
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
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
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
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子厚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頽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
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

柳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

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負書箱也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

水間脩脩然脩音齊模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登高遠望悽愴超

忽愴楚切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文茹膏片

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絮潘云

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

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

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

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有力

際

和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取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
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狷古顯古切舒以縱獨其
狀類不一也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
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
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
羈則泥幽泉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遊而樂足以去
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潘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
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

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
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
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茲航望彼岸者
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道揚本教
頗甚稱旨京師士眾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
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
東顧振衣晨征右司負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
為方外遊始榮是至今惜其去於是合即署之友詩以貺之退
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
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眾德者歟觀于高堂

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将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
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
傳公三十年秦師仕鄭七商人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十九年
遇之以乘常牛牛十一犒師也今錢詩之重皆與鼎也故乘韋之比得
馬先吳壽夢之鼎今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昌黎爾佛者未嘗讀書者柳雅不深取其不妄語
政更淺于韓却不敵大妄語換更深于柳却不妄語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柳記皆本
色

禮禮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
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
若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
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
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

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報簡而臨之故其染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夏擊之樂篥簾綴兆之數篥音筍懸鼓者橫曰篥綴兆綴丁劣丁外二切必具于庭內樽彝鼎洗音且豆醴字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管綴丁劣丁外二切必具于庭內樽彝鼎洗音且豆醴字之器醴側眼切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沮執役而衛者沒一本作及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筆抄

于堂下以修官刑潘云蓋上藥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潘云於几上以嚴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潘音煩瘞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威十四年甸粟而納之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建置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民始隸于國子而隆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

職業

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若其

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優楚之

政令（禮）擾古雅切楚即刑也（禮）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學者必於歲之杪（音）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

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知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舊制

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

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舉名譽好文章者咸

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聞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

為異余與立同祖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聚之地聚與帥同音台秦作四十

此段覺頗敬

因官名少事故以地理致縱然無大情

從縣丞以名生儀倫

一縣蔡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水涯曰墳下平日衍其植物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墳云切衍音演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秬祭與切黑黍也秠音丕又字即芳婦二切黑黍二得二米也藿而郭切菽升六切大臣也潘本藿任菴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墻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

生為承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

記云

盤屋縣新食堂記盤屋音軒 室屬京兆

巖峻蒼蔚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之欲切 達也凡其官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

一作度

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羨延月權其

美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

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遠且靜嘉

一作傳 俎豆 燔炮烹飪音於與 雜同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

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 今京師百官咸

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

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

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

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

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舊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武元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李厚為監察御史也

無煩諺論是記辭

確徒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樂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輞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樂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輞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

下四其字不併
偶

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
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揔而合之以至于關由
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勞午
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後
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
館傳音轉其飲飲餼饋餼於據切食多也按諸韻字當作軀咸出於豐給繕完築
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智切
於是出納奇贏之數音如字勾會考校之政
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
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

反之於官凡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
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徒切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
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
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
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
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
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
號令之用令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

閔壯森嚴
豈非傑作

節度

藩舶

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白太

舟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一本作執狄拱稽按左傳信

官國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譯拱稽拱執也稽計兵名籍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

一本外字以譯言贊寶歲師首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合字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

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

闕階序開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

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

大夫扶風郡公馬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

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其位公

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夾庭

廡下陋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

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

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

律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

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絲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

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竟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毒籀一作撞金節析羽旂旗旒旒成飾于下鼓以鼗

晉周禮鼗鼓長八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

校士吏咸次于位并裳衣胡夷蠻貊眡眡就列者毛布蠻音

佳切千人以上劔鼎體節燔包載炙羽鱗狸互之物裁側吏

炙之夜切狸莫皆切周禮鼈人注互物謂有甲龜物龜鼈之屬自狸伏於泥中者沉泛醜益之齊醜音

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均餼于卒士興王

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漢先結切亦作飛騰幻怪之容

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

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局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霍去病良將軍

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猶克稱能以里到今矧茲具美其

道不發願訪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

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諫使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

為交政之所其在周禮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

奉朝請邸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唐興因之則皆院以

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

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傳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

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瓜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高其開闕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

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
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
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音賁音稽稽疑於大
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
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
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
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朗寧之能政也朗一本作那惟公端明而
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
西陲而我虜伏息設險一本作茂功茂功益于太常茂一本作盛盛烈動於
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

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
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步二好
用一作舉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厲兼五年嗣
天子順宗也用周漢進律增秩之興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

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
卒士羶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
固不許而相與然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本密

以刊山導江之事一本密作私一本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敵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

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本無患之二字曰吾嘗為

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無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

又西按于成州抵即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

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

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踏音匐又四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

委山牛馬群畜相藉物故輝夫畢力輝音暉說文守卒延頸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本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

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儻功儻即由

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為灰燼

鋪之下番音易甚朽壤方闢乃豨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保

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威

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拚莫不如志雷騰雲

奔百里一瞬舜音既會既遠淡為安流丞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

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天死曰札死徒充路徒當賴公節用

愛之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

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

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庭前

有力

又面頤請記
之人

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杠梁橋也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我

際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方一作虹梁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

之職官一本我下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康毅信讓敦尚

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

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一本無昔之為國

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一本無馬左傳昭

公元年臺駘宣分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分川又西門遺利

禮記祭法篇其勤其官而水死潘云障通作鄣也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鄣田惡障水白圭壑隣孟子不

與孟子告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

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卒爾之言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作

而愚之廢復之為非一本作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

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悛且誣悛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

虜尊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

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餼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之遵曰是非悛且誣歟賢者之

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一本

群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無是用賢奔愚推以革物宜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
記亭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馮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祭使因東泉為池環

之九里一本作丘陵林麓距其涯垣島洲渚交其中與坻同其

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塊焉塊古坻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

堂而居之一本而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艦戶黠切

臨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音被之菱

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

文至極淡而
濃極密而疎
美矣

原

不窮

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率所類切謂方鎮所辟也真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莊子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真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攄抽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凡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文中之賦

極難道

桂州警家洲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特異至若不羈遠不陸危環山河江四出如一夸音競者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陔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水之中曰警氏之洲警即移切姓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

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裴行立授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道姦華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

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

長一作悠

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

間音

伐惡木刺

與章制扶隸切斫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

倏音叔互或作牙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之極星相息亮切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

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瀝

山含龍宮含一本作涵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本作延日出扶桑雲飛

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謝於篁

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廻合邃然萬變若與安

期羨門並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既著

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

城挾巖巖音環潰市墻車輿赤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

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環觀環觀同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觀非公之鑒不能以

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本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回勢無構榭節

松之華導華唱切又音轉柱也不斷榭不翦次不列

薈以白雲為藩離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翠然起於莽蒼

之中萃慈恤切潘云萃蒼沒切莽母黨切馳奔雲蠶初六巨數

十百里尾蟠荒陬將疾切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

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俗參夷徼音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謝公之

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履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

仲兄子厚從兄柳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字信

字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田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築迺

塗藥許氣切作我攸字於是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

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

焉一本作淑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以義則清滿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

不書所作便盛跡鬱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將為宮谷嶠巖淵池於郊邑之中童云嶠五男苦男五成三

必羣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

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

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度待環山為城有

石焉翳于叢草于一本有泉焉伏于土塗虺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

如畫

雖乃而頗損
神骨
揮毫作釋

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爰其無行其塗積之立如

編之瀾如瀾劉溜既焚既麗山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

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

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

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適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一本

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

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

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

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
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

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上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

敷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

編一作以為二十石措法

○永州萬石亭記一本州下有
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間一本
作百登城北墉

臨于荒野聚翳之際童云業俗
書作聚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

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歆歆以入又一本
作側同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闐企者鳥厲扶其穴則

鼻口相呀挾一决古穴二
切呀虛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木
作狀環行卒愕

卒七沒切一
本作愕自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榛穢於廢切荒蕪
也與穢同

壯甚

石狀倘此

决滄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泓音宏切若造

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

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

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當作贊在官切賢虬小山與山無窮明日州

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尤齒鯢有眉黑白雜也鯢音

倪齒落更生細者壽徵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

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

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

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贏贏過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

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

勃然而誦
若蹈若舞

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前漢石杵及其我公之此

始于開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

牋奏矧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

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

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

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淖潘云沮子

須切温如預切漸温也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

視河東薛存義以更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

令會零陵政有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

愁痛笑歌浦租匿役暮月辨理辨音宿靈藏奸披露首服首音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

鼙鼓之召鼙音阜周禮以鼙鼓二役事潘雞豚糗醑糗音九二切熬

米麥也醑思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

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

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切於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襲峯瓏

瓊蕭條潘云諸韻無此瓊字温公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

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於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

亭亭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

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裸

謫謀野而獲左襄三十一一年鄭裨謀能謀宓子彈琴而理宓子

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

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

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及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及其弊也家
常語而不得
不俗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千連于韶者獨名於

世運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

題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連山郡貢鍾乳未嘗出永州以年考之

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

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

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矣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負也吾是以病而給焉

給徒亥切欺也

今吾刺史令明而志

吾同之曰亦常
語而下得奇

繫先賴而後力欺誣弄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材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
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
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一本無吾告故也何祥
之為至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
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不知何自始立因而

完而相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中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

道州伯高也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服音去

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痿人佳於危若矇而瞭矇音蒙瞭

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

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

徹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僖十又曰淫祀無福

禮記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

孝悌教一本去苛邪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本

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

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
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苟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癘公起
其羸鬢童之器器田切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
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真公闢其戶我子
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
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
蠻夷一本無明與淫字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
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岫有堂岫將侯切堂之地隆然負埽甍而起者

前廢切廣西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

凡持鋪者盡死鋪側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寺

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

其說長秦兩切史記天官書載水甘戊盟息壤戊合依一本作

甘茂於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鮫竊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鮫于羽郊山海經啓筮云

與鮫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

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其敬其遠未
安更有佳字
可易否

精語自在

提得前語醒
且不費力

海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
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
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
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叢若林麓翳翳不可病其
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也余得而合
處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欲切連也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清水也坻
烏尼切無廢其故屏以密件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柟之植榎毗切
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綺巖陰蓄蔚步武錯迂
迂既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陔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

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
擗之則吾所謂游者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
幽可以處休立之窅窅伊鳥切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立之下大
和不迂茲立之巔奧乎茲立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
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
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滌蕩籊音小蕩徒黨切
小竹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昭謂余曰是其
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

本色語

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平下頽萬類日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乎字子厚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擊擊於通塞一有平字有無之方以自快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是余名在黨心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儻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違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特興為徒遂書為一其

鐵錄

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仁爾亮切又音面皆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牛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筋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力易耗田易荒而蠶工不擊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推薄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

遠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街潘云音地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君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真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潘云作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圃一本作田若干音繩猶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潘云上音指下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來

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
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且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
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士者苟念力具
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
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
顛大師顛魚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
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晆職日切音
質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
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入者修
取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

好批別

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
不捨蓋喜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刻
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續胡對續蓋續蓋幢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
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水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
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亦自好但設
喻之意甚膚
淺不類大家
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
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
有鍛鐵者居鍛都玩切小給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

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
曰予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
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又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
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
不足金錡錢鐔刀缺者錡魚綺切三足金也錢音剪鐔音懷價
傳田器也鉄膚甫二音坐所切也懷價
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
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
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
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慘與戮斯可以甚
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鐔刀缺者則去而之他又何

嘗乎予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
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柳之骨中富於丘容其記亭池山水更奇篇之可誦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京本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以

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

于瀧泉龍間江切東至于黃溪東也或無黃其間各山水而村

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

至黃神祠或無神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

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窞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

八十步揭音懋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壑側立

別本無如字有
未丹碧華葉凡
實景着如字
得從別本為
是

魚鳥點綴

千尺溪水即焉即一本集畜膏澤來若白虹沉沉一作無聲本作沉

之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元注云楚越之人數南去又行百

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頽胡來切又古海

切斷魚巾切齒根肉其下大石離列離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

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

黃神為人特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

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

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

近身焉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

以塔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僇與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與則施而行

如字徐行漫漫二而遊漫莫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

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二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卧一本更有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而歸以為凡是

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

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二本遂命僕

更有過湘江綠染溪染一本斫榛莽焚茅茷音以符廢切草葉

神色酣恣

好點綴

總是題中始
得三字

萬化冥合語類
與灑氣俱不如
與物不異之德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據也前漢史註謂伸其刃脚而坐其形似箕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潘云加切滄河山深之狀潘云若堦若穴堦徒結切蟻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潘云切莫得遯隱紫青絲白絲音了繞也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口切塿朗口切小家悠二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二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劍潭記

一作與物不異

潘云鈞音古鈞諸韻無從付宜其作鈞潘補母朗二切並注云鈞諸韻無從付宜其作鈞

鈞劍潭在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壅折泉流其巔勢峻湧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更夫一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更夫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焚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才以緩禍音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交者墜之潭者一本作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交者墜之潭者一本作並序有聲激然激阻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交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劍潭西小丘記

點微小景遂成大觀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鈕潭西二十五

步當湍而浚者而一本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

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竒壯者壯一本殆不可數其嶮然相

累而下者嶮音欽與嶮同山險也累倫追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

上者若能罷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

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

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

剷音產潘云剷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剷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

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

遊一本無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

冷之狀與目謀澄澄之聲與耳謀童云澄音營水回也悠然而盡者與神

謀一本有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而得異地者一作匝一本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鎬鄠

老切鄠音戶則貴游之士一本無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

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即連歲不能售

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

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

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

精潔

為嶼為嵒為巖嶼五男苦男
五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

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下
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

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倏昌
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大牙差互不可知其

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婁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龔
余弟

宗玄綽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渴音者
渴音者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鉏潭由溪口

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西水行至蕪河

江作

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也○中幽巖其巖也末一本
作水其巖之間

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

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

峻者沸曰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本
更有

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
石也其

樹多楓楠石楠榿楮樟柚柚如占切楠音南榿毗
連切楮音諸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

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合歡
草名輻輳水石輻輳音交葛
猶交如也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蓊草紛紅駭綠翁鬱香氣翁烏功烏孔
二切勸音勸

漣瀾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結潘云上音威下儒佳
切歲雜草木華盛貌與時推移

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

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表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
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
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潔多儵魚儵置由切又北曲行
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音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
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一本作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醜山宜切
階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

好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
五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澗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
倍石渠三之一本之下亘石為底一本無達于兩涯若床若堂
若殿庭席若限闌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
往揚音懸又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
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
入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
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

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自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成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攏之形潘云睥音計切睨五計切字疑又士廣注左氏又作睥况音義同麗音麗狂子梁麗可以衝城其旁出釋文麗一音孔司馬云小瓶也列子餘音攏攏注屋棟其旁出堡塢堡音寶小城也塢音古切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筍益奇而堅其跡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意者

風流萬態

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

傳置傳音轉也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合傾亞缺坳都鄙切

不得以為園地得以為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荆狄

第二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檉丑貞切易為堂亭峭為柱梁

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音奇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嶺闊

馮灣嶺音聊一李作崦淹掩當邑居之處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為文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

為朝室又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

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若

之陰室以遠溫風焉陽室以遠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

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

西皆水隴胡罪切水回合北有雙山夾道斬然華祖咸仕咸曰背石山

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壑下其壁曰龍

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

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

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

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切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流

本作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

宇其宇下有流石城形如肺肝如茹房茹古牙切或積于

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矣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

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尋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

此下文極古如
穆天子傳有
卒不可讀然
恐有謬字

其字皆流石怪狀由奔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

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

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切傳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

以云其山多檉多楮檉丑貞切諸音諸多實管之竹實音雲管音當竹名多橐吾

其鳥多栝歸潘云栝將凡切剛子規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

其形如立魚在多栝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

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擊雷鳴西奔二十里有洄在石

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

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

豆瓠脩形糝粉糝音所又音胥粉諸韻皆從未音徒音上沛國呼糝曰粉酒陰一作慶則應

在立黃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

東流入于濟水

杜之蜀詩柳之永記皆千古絕唱

京本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國

文
九

九

程